

地送双

曲 剧



2
57

双 送 地

刘道秉 乔典运

人物：張老漢——五十七歲。

李蘭英——十八歲。

地點：河南某地原野，麥苗肥綠，坡前有菜花、桃花、杏花。

李蘭英：（上。唱“滿州”）

春風吹來百花開，滿山遍野放光彩，
山坡前桃花滿臉笑，到夏天我手提竹籃把桃采。
紅桃甜，甜似蜜，這是伯伯們親手栽；
這幾天青年們又把果樹種，過幾年桃紅杏黃滿田園。

（轉唱“書韻”）

坡下的麥苗兒翻波浪，一望無邊像大海；
再過兩月麥穗黃，莊員們開着汽車收回來。
農莊里規劃了水地兩千畝，一條長渠坡前開，
下坡頭修上一座發電廠，黑夜電燈一片白。

（轉唱“洋調”）

這條渠要從明義地裡過，老業地他爹怎肯拿出來。
明義雖然是我未婚夫，未過門的媳婦沒見過公婆

面。

農莊主席叫我來給他爹說，不識面的公公怎把口開。

我左右盤算就這樣：先見着明义再安排。

俺農莊也有六畝半地在張家營，農莊主席還叫我——

（接唱）

順便送去俺們外鄉地，省得人家農莊開渠受阻。
碍。（下）

張老漢：（上。唱“洋調”）

昨天成立了集體農莊，喜得我一夜沒睡成，
五十多歲的老頭子，咋變得性急力壯格外的年青。

我這兩畝地，落在李家村農莊的地中，多別扭呀！

（接唱“詩篇”）

俺農莊土地已經連成片，我咋好讓人家地里補補釘，

要是使用拖拉機，咱的地擋住它不能行，
要是在坡前開水渠，又擋住人家來開成。

今天我要去把地送，順便再看看媳婦李蘭英，
媳婦是農莊生產大隊長，去年在勞模會上沒看清。
秋天把媳婦接回來，明年我老漢要抱孫童。

（接唱“洋調”）

小孫孫長大把學上，啥叫個“窮”字他也認不清。
心急只恨這二十里地遠，……

李蘭英：（上。接唱）

蘭英我快走到張家營。（和張老漢相遇）

大伯，咱們前面張家營有個張明……有個張大伯在哪住？

張老漢：看你這閨女，張家營，張家營都是姓張的，哪個張大伯呀？

李蘭英：張大伯！就是去年在縣里開勞模會的張大伯！

張老漢：（旁白）她为啥問我呀？（對蘭英）你找他啥事呀？

李蘭英：有要緊的事。

張老漢：你哪兒來？

李蘭英：我李家村來。

張老漢：貴姓？

李蘭英：我叫李蘭英。

張老漢：是你們村上的勞模吧？

李蘭英：說那做啥。你告訴我張大伯住哪？

張老漢：（旁白）哈哈！兒媳婦還認不得公公哩！聽說她又聰明，又進步，我倒要試她一試。（對英）張明又他爹，唔，我可認得那老头子，在村東頭住。

李蘭英：謝謝你，大伯！

〔李蘭英欲下又回。〕

李蘭英：大伯！張大伯他到底在村東頭哪住呢？

張老漢：就在村東頭，俺們老鄰居！他沒在家，今早都上西山買木头去啦。

李蘭英：他老人家不會去買木头吧。你們昨天不是成立農莊啦？

張老漢：是哩，他是給農莊買木头蓋房子哩。

李蘭英：張大伯他現在……

張老漢：他現在可好啦！吃的比以前胖啦，雖然五十六七歲啦，可就像我這四十几歲的人。

李蘭英：張明義在家吧？

張老漢：沒在家呀，他上縣里會計訓練班學習去啦。

李蘭英：這個……

張老漢：小姑娘“這個”啥子哩？

李蘭英：不是啊，我說是這個青年人進步的真快呀！高小畢業生當農莊會計，可真不簡單。

張老漢：是嘛！是個好孩子，進步真是快，要不人家李家村的姑娘都會找着給明義！

李蘭英：對象就對象，還能是找着給他哩！大伯你說錯啦！

張老漢：對！對！我說錯啦，小姑娘你認得他嗎？

李蘭英：不大清楚，只是在一塊學習過。

張老漢：學習過？啊！是不是去年夏天在互助合作訓練班學習過？

李蘭英：大伯！你咋知道哩？

張老漢：我和他爹是老弟兄、老鄰居。他常常誇獎明義有出息，說明義去年在縣里找了個對象，叫個李，對，也叫個李蘭英啊！她可是個縣勞動模範，又是個生產隊長呢！

李蘭英：（搶說）大伯！咱不說這個啦！你說張大伯到西山哪個處，我找他去。

張老漢：可遠啦！在西山十八里崖，有四十多里，翻山過

額的可不好走。你有啥事給我說一下，我回去給他帶
个信好啦！

李蘭英：不行哪大伯！不是小事，是為我們挖水渠的事。

張老漢：他會能懂得水渠是咋挖哩！

李蘭英：不是說……

張老漢：不是說這，是說啥？說了啦老漢我領你去找張家
老漢。

李蘭英：大伯，是这样的：我們農莊想開渠哩。我們農莊
要開大渠，這條渠能澆兩千畝地，每年每畝多打上三
百斤，能增產六十萬斤。大渠就是得從他的地裡過，
大家非叫我來給他說。

張老漢：小姑娘，為啥非叫你來說不行？

李蘭英：你這個大伯才是！我來又咋不行呢？你為啥要打
爛砂鍋問到底呀！

張老漢：這邊有文章。你說清啦，老漢我馬上領你去，
保險今天啥事都能办好，明天開渠，你看行不行？

李蘭英：大伯，還是為張大伯的那塊地。他都入農莊成莊
員啦，還想留着一大塊土地，真是落后極啦！他還是
……

張老漢：算啦！算啦！張家老漢啥都好，就是提起這塊地
他偏偏就落后。你們村長咋說哩？

李蘭英：大家都在說，先前是模范，現在放不下自己一點
利益，成了生產上的絆腳石啦！我一定要勸勸他，我
不信勸不好。

張老漢：哈哈！可別說你一個小姑娘，就連我們老兄老弟

都不行，真是小毛猴遇着孫大聖，我看你有多大殺法。（說着要走）

李蘭英：大伯！你別急着走，說說他到底有啥想不通的處，咱好勸他。

張老漢：說起來話就長啦！

（唱“詩篇”）

小姑娘你不知那二畝地，為這地他們生了兩輩氣。

地南鄰是保長李天韻，地北鄰是連長趙三席。

二畝地買回來沒有二年，這塊地就變成六分七，

他們說人富界石都會跑，兩家兩頭對着擠。

張大爺氣急罵了幾句，想不到家敗人亡大禍起，

被保長打了又被連長綁，送了錢賠了禮還丟了地。

張大爺臨死前口口聲聲叫報仇，好容易盼到了解

放、槍斃了保長、分到了土地，才出了這口氣。

那一天我提起了這塊地，張大伯對我都發了頓脾氣，

可別說你一個小女娃家，你不如少碰釘子收兵卷旗。

李蘭英：（唱“洋調”）

張大伯你真是沒有道理，動不動你就發脾氣。

誰不是順着大道往前走，難道你甘心願意把這窮根扎到底？

大伯你既然是他老朋友，你就該和我一塊去說明道理。

張老漢：我有事急着走哩！（走）

李蘭英：張大伯，你当真是一个糊塗的老头子，自己是模範又是莊員，难道連這點都想不清！（抬头看大伯走啦，急喊）別走啊！大伯！你帮助办好事，一定要帮到底呀。

張老漢：唉呀！小小姑娘也成了个打爛砂鍋問到底的啦！

李蘭英：大伯你別怪，我說你說錯啦！我是說張大伯这个老头子太落后啦。

張老漢：你看他落后，你还找他干啥？

李蘭英：大伯！还是为修渠的事，他要还是想不通，我一輩子都不進他的門。

張老漢：小姑娘，你們是親戚吧？

李蘭英：（急改話）我們沒，沒有啥親戚。我是說他太落后啦，他思想不通，也不該誰劝都跟誰吵。

張老漢：我們兄弟們倒沒啥，后來我又給他說啦。（唱“古尾”）

王家莊有一个王老七，弟兄兩個結仇气，
解放前为了二分薄坡坦，界石就隔開了親兄弟，
他兩個反貼門神不对臉，从此窮根就扎到了底。
（轉唱飛板“陰陽”）

李元龍看准机会來个夺分計，兄弟倆大禍从此又惹起。

他先叫老二告老大，他又給老大把官司抵。

兄弟倆为打官司把地賣淨，李元龍兩头落好，地又到手里。

这些事打不動張老漢，他說这是祖業地，共產党

的天下，誰也不敢再奪去。

李蘭英：（接唱）

張大伯你真是太糊塗！那塊地原是咱們祖先留，
不過是被地主搶去的有早有晚，土改后才又回到
你的手；

土地改為咱農莊公有，是為使用機器、挖掉窮
根、大家生活共同富裕才這樣走。

〔張老漢又走下。

李蘭英：大伯，你咋又走哩！（拉張上）

張老漢：你这个閨女，我有急事，你小小娃家說話也是沒
完沒散的。

李蘭英：大伯，不是你說的，你幫我勸勸哩。大伯你說句
話咋又不是句話了呢？

張老漢：我算叫你給纏住啦！走吧，咱們去找他吧！

李蘭英：大伯，你別急，咱要說醒他。

張老漢：行，你咋勸他哩？

李蘭英：大伯！（唱“洋調”）

王家村有個王油嘴，叫他入社他不理，
三百六十天他不干活，麥苗就像毛草地，
二畝地打了麥八升，麥剛割完他可就沒有吃的。
看起來粒粒糧食是滴滴汗，一粒小米也是咱們勞
動換來哩。

想不到張大伯會這樣落后，照這樣啥時能走到社
會主義？

過幾天好日子可忘本，張大伯你真是沒有道理。

(想)

我再想張大伯他是模範，從不會像這不通理，
要是大伯你騙了我，老伯伯我可不依你！

〔張老漢笑。〕

李蘭英：你笑啥哩？

張老漢：（唱“洋調”）

我笑你脾氣真不好，光着急哪能够解決問題，
這是你張大伯的土地証，他叫我順便送給你。

李蘭英：這是怎麼一回事？啊？（唱“洋調”）

你這個大伯沒道理，為什麼拐彎抹角把人氣！

明明是張大伯他思想進步，為什麼你就不說哩？

大伯，你真是……啊，想起來啦，這是我們李家村在
你們張家營的六畝半地也送來啦！請你代勞送給農莊
吧！

張老漢：好！好！好！（急下）

李蘭英：（想一下）啊？他是張大伯！（高興）張大伯！

張大伯！（追下）

——劇終——

約 會

紫 榮

人物：文 英——女，十八歲。
喜 林——男，二十一歲。
小 娥——女，少先隊員。
桂 花——女，十七歲。
宋大伯——男，四十五歲。

〔喜林穿一身才換洗的衣服，看样子心里有說不出來的喜悅，上場。〕

喜 林：（唱“滿州”）

慌忙吃罢飯，換上新衣衫，
三併兩步邁出大門檻，我去到南坡桃園前。
桃園桃花開，朵朵顏色鮮，
我和文英在那兒來会面，把俺的結婚事情來商談。
（轉“洋調”）

花叢傳香一陣陣，我和文英相愛相親，
在村上她教着民校班，工作積極負責任。
思想進步她入了團，干起活來她挺認真；

俺在縣里參加會，學習中成了知心人。

越想心里越高兴，我一溜小跑往前奔，

只走得出了滿頭汗——

〔小娥在后面追上了他。

小娥：（接唱）你就不怕慌掉了魂！

喜林：（站住）小娥，有事等我回來再說唄，偏偏在這個時候找我！

小娥：喲！我還沒說出什麼事，你先堵住我的嘴。好，我走，不跟你說啦！（佯作生氣，要走）

喜林：（忙攔住）好妹妹，你哥哥今天可是有要緊事呀，不是就這麼急啦。

小娥：你當我不知道什麼事，哼！別看我沒看你寫的信，我也能知道。

喜林：小娥，你是個好妹妹，你哥哥什麼事也沒瞞過你——你猜我有什麼事？

小娥：還不是找文英。昨天你叫我給她送信，我就猜今天你要找她。

喜林：你真聰明。小娥，你現在找我幹什麼呀？

小娥：比你的事還要緊呢！（唱“洋調”）

咱媽想見郭文英，叫我向你說一聲，

晌午給她包餃子，你把她領到咱家中。

喜林：（松了一口氣）原來就這個事呀。

小娥：（接唱）

這個事不難懂，你要保證來完成，

喜林：這可不容易呀！（接唱）

文英有點愛面子，不願去到咱家中。

你跟咱媽說，文英今天不到咱家，別等她啦。

小 娥：不行。你動員動員么，她還不听你說呀！你那兩片子嘴，動員咱媽入社時多能說呀。告訴你，你要不叫她上咱家去一趟，往后我就不給你當通訊員、跑路送信啦。（推喜林，飛快地跑下）走吧！

喜 林：哈，哈！這個小妮子真耽誤事！（唱“魏調”）
離開小娥心里松，邁開大步奔路程。

遍野麥苗綠油油，路旁栽的柳樹真齊整，
西地合作社里來打井，一羣社員爭英雄，
東地春耕犁地忙，嘚嘚哦哦喊得兇。
走出村來往西拐——

〔宋大伯上。〕

宋大伯：（接唱）啥事你跑的滿臉通紅？

哈！真不該耽誤生產，找誰碰見誰。喜林，啥事勾着你的心里，慌里慌張地？

喜 林：宋大伯，我，我有要緊事。（說過就走）

宋大伯：別慌！我找你也有要緊事。（唱“上流”）

我在東地來犁地，用的才買那付雙鐮犁，
昨天用着怪順當，一晌午犁了六畝七，
今天耱耨不轉翻土難，不知毛病在哪里。
你是咱社技術員，這才找你去修理，

喜 林：（接唱）

大伯的雙鐮犁出了毛病，耽誤了春耕事情不輕，
技術員我應該前去修檢，（抓住宋大伯的胳膊）

走，宋大伯，赶快去修理犁子去。（走了几步又退回来）

（接唱）又好像有块石头压在胸。（站住发呆）

宋大伯：怎么啦？喜林，走呀！

喜林：我想起个事。

宋大伯：什么事？看大伯能办不能。

喜林：走吧，大伯，没什么事。

宋大伯：好奇怪呀！刚才说有事，现在又没事了。

（唱“洋调”）

牆外刮風牆里冷，他的事情我知道的清，
听说他找了个好对象，一定为的这事情。
叫喜林，你快请，别耽误你的事一宗，
修犁子还能把人找，你的事离了你不能行。

喜林：（接唱）

宋大伯莫要开玩笑，我的事你是不知晓；
咱应该快去修犁子——（拉宋大伯走）

宋大伯：（接唱）

这年青人办事真难挑。（笑，随喜林下）

〔一个漂亮热情的农村姑娘，一溜风地走了出来。这就是喜林的爱人文英。〕

文英：（唱“银钮丝”）

春风吹过天气暖，庄稼草木长得欢，
喜鹊喳喳叫，野花开得鲜，
一片春光在眼前。
昨日小娥送信箋，喜林约我把话谈，

吃了早晨飯，去到桃園邊，
俺一溜小跑奔向前。（轉“洋調”）
心里想着喜林哥，不知他為何把我約？
想必是為婚姻來求我，也許是他與我商量工作。
〔桂花急上，看樣子她正在找人。

桂 花：（唱“洋調”）

俺村民校進步大，文教科派人來調查，
我忙去找郭文英，向那同志去談話。

啊！那不是文英么。（喊）文英，文英！

文 英：啊！你慌慌張張地，干啥去？

桂 花：干啥去？找你呀。（仔細地看文英）喲！我要不
仔細地看，就不認識你啦。看你穿這新衣裳跟——

文 英：跟——跟啥？

桂 花：跟新媳婦一樣。

文 英：你真是封建，什麼是新媳婦、舊媳婦的。我是去
有要緊事！

桂 花：我找你還有要緊事呢。文英姐，文教科的同志來
啦，他說要找你談談，還等着走呢。支書叫我找你，
听二孀說你向這來啦，我就追來了。你快回去吧！

文 英：叫我回去？文教科怎麼不找文教委員呢？偏找我！

桂 花：他們說：（唱“洋調”）

听說你教民校有經驗，想找你親自來談談，
把經驗向他們來介紹，讓全縣都來學習咱。

文 英：（接唱）

說什麼人家向咱來學習，咱能有什麼向他談，

既然上級來幫助，咱快一同轉回還。

〔文英、桂花同下，喜林上。〕

喜 林：（唱“魏調”）

雙鐮犁修了大半天，
轆轤轉動土也翻，
犁得深，犁得快，
社里秋地能早犁完。
天已快到前半晌，
文英一定等得不耐煩，
我赶快跋腿往前跑——

〔宋大伯追上。〕

宋大伯：（接唱）我又來給喜林找麻煩。（喊）

喜林，喜林！

喜 林：（站住）啊！雙鐮犁又坏了？

宋大伯：不是，不是，犁子使着可好啦，轆轤轉的好，翻土翻的也勻……

喜 林：宋大伯，到底找我還有什麼事？你快說吧。

宋大伯：好，好，是這樣：剛才你走了，我二弟來找我，說以前想錯了，這回非入社不可。我把他狠狠地說一頓：以前不聽我的話，現在後悔了不是！我一想，既然他想開了，願意入社，就赶快給他辦辦，我的心里也干淨啦。我想請你給他寫個申請書。

喜 林：（高興地）啊！宋二叔想通啦？好，我這就回去給他寫去。大伯，大你犁地去吧，這事我保證給他辦妥。（下）

宋大伯：（看着喜林的身影）真是個好孩子。（下）

〔桂花敗興地上。〕

桂 花：（唱“溪江樂”）

剛才我找文英回家轉，媽媽見了我把臉翻，她說我不該把民校念，又是吵又是鬧找我的麻煩。

〔桂花煩惱地站在一邊擦淚，文英上。〕

文英：（唱“洋調”）

那同志工作真仔細，一星一點問到底；
民校情況介紹罷，他又指示了幾個問題。
喜林哥恐怕早走到，一定等我着了急；
我急急忙忙往前走，臉前站着個大閨女。

啊！桂花，你哭啥哩？

桂花：還不是俺那老封建的媽。

文英：她又阻攔你上民校了，是不是？

桂花：嗯……

文英：別哭啦，走，我送你回去，向她動員動員。

桂花：不行，她那一百榔頭打不開的榆木疙瘩，越勸越上勁。

文英：那也不能向她這種思想低頭呀！走，到你家去。
這也是我的責任。

〔文英拉桂花下，小娥上。〕

小娥：（唱“洋調”）

哥哥走了大半天，天快晌午沒回還，
媽媽心急等不上，叫我到這來看看。
离家只有三里路，我一溜小跑到桃園，
桃花開的哈哈笑，为啥一個人都不見？

哥哥，哥哥！（無人應）不害臊的小兩口鑽到哪個窩